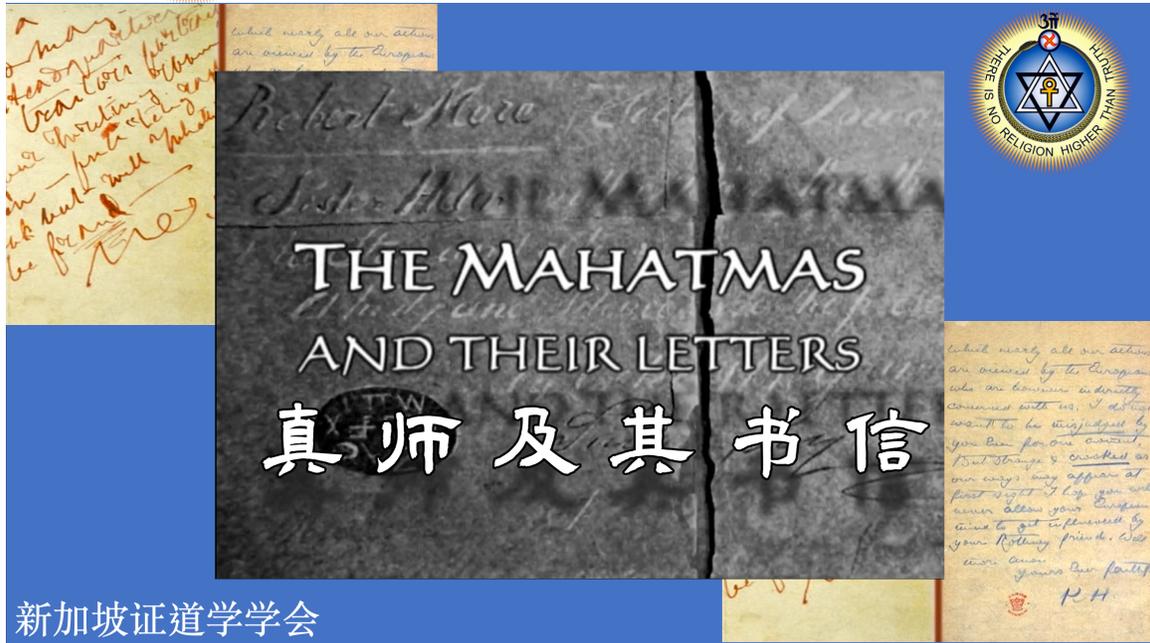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本讲义来自新加坡证道学学会发行的同名视频的字幕。版权所有。

欢迎注明出处转发，请勿断章取义修改。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观看本视频：

- “证道学世界”公众号。订阅关注可获得最新讲座、书籍及活动信息
- 在官网的“证道学入门视频”一栏里免费下载
- 在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YouTube 网站上观看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十九世纪末，东西方的神秘传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这主要得益于一小群人的努力，他们让这些传统重新走入大众视野。他们自称为“证道学者”，却并不把所传授的教义归功于个人，而是坚称这些教义来自一群高度进化的灵魂。这些灵魂正试图帮助那些寻求灵性道路的人，这些超凡的生灵被称为“真师”（Mahatmas）。真师——伟大的灵魂、睿智之人，实际上在印度、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一直都有这些作为伟大导师的智者传统。在人类中，必然存在一些比大多数人更先进的人，他们的成就比大多数人类要大得多。

只要我们环顾四周，看看我们认识、接触到的人，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极大差异。这和人的价值无关，而是与他们的能力有关。有些人是艺术天才，有些人是智识巨擘，也有些人几乎不擅思考，或画不了画，总之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但若你接受一个可能性，或者仅是考虑这种可能性，即意识在肉体死亡后仍会存续，且存在一个转世的过程，那就必然会有一些人——那些得道的圣人们，他们走得更远，学得更多，修为更深，我们可以视他们为灵性上的兄长。

有一位刚烈的俄罗斯女性，古老智慧传统的修行者，海莲娜·彼得罗芙娜·布拉瓦茨基（H.P.Blavatsky），她将真师们首次介绍给西方世界。布拉瓦茨基回忆，从童年时期起，她就经常用灵视看见一位高大的印度男子，并感受到他是她的守护者。她对此并未多加描述，只简略提及过。

1851年她在伦敦，正值当年举办一场名为“万国博览会”的盛事，那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世界博览盛会，她也在现场。当时有来自大英帝国各殖民地的代表团，其中就包括一个来自尼泊尔的代表团。当尼泊尔代表团穿过海德公园时，她看见了那位她儿时在灵视中所见的男子，有血有肉地就在她眼前。你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她激动地冲向他，但他阻止了她，于是她退了回去。

但事实上，第二天，她真的见到了莫利亚真师（Master Morya），很可能就在海德公园。他们进行了谈话，讨论她可以如何协助他以及其他的人，将他们的理念和知识传播到西方世界。例如，她被告知要创立一个象证道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她曾在埃及尝试建立早期的组织，但她从未被告知具体细节。她自己曾说，她所收到的是一个组织的大致蓝图，这个组织将致力于弘扬“人类兄弟情谊”的理想，并将那些有助于人类前进发展的教导带入世界。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虽然布拉瓦茨基夫人是推动真师理念与证道学学会的关键人物，但我们如今所知的大量直接来自真师的信息，是通过一些神秘出现的信件，传递给其他人的。已知最早的一封信写于 1870 年 11 月，现保存在证道学学会设于印度金奈阿迪亚 (Adyar) 的国际总部档案馆中。这封法文信件是写给布拉瓦茨基的姨妈法捷耶夫 (Fadeff) 夫人的，她住在俄国的敖德萨市。布拉瓦茨基当时已多年游历天涯海角，写信时她正在印度，可能已深入西藏进行奥义修习，她的家人完全不知道她身在何处。法捷耶夫夫人写道：“我们几乎以为她 (H.P.B.) 已经死了。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你们称为库图米真师写来的，并由一位亚洲面孔的使者亲手送到我家中之后，他就在我眼前消失了”。这封信中写道：“布拉瓦茨基夫人的高贵亲属完全不必为她感到悲伤，你们的女儿和外甥女并未离世。她仍然在世，并希望向她所爱的人传达她在远方未知的隐居地中一切安好，心境十分愉快”。

布拉瓦茨基后来遇见了奥尔科特上校 (H.S.Olcott)，这段经历如今已成为证道学学会历史的一部分。那时他们在纽约，在证道学学会创立期间，奥尔科特收到了一些信。那些信件来自另一个分支组织——卢克索兄弟会，他们也被称为“埃及圣人会”。他们书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写在一种黑色纸张上，和大多数真师书信一样，这些信中包含各种奥义符号，用以标识所属的特定团体。

这些早期信件收录于 C·吉纳拉贾德萨的《智慧真师书信集》(“Letters of the Masters of Wisdom” by Curuppumullage Jinarajadasa)，据说这些信件与该团体对创立证道学学会的兴趣有关。埃及圣人会的首领，据说是一位自称赛拉皮斯·贝 (Serapis Bey) 的圣人，与他一同的还有其他人，其中一位是图提特·贝 (Tuitit Bey) 真师，布拉瓦茨基夫人曾多次提及他。

这是那一部分信件的第一页，开头写道：“新来的兄弟，我们问候你！”“寻找我们者，终将找到我们。尝试吧！”“尝试吧！”在写给奥尔科特上校的早期信件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然而，人们在谈到“真师书信”时最常提及的，是据说来自两位自称属于“西藏圣人会”（一个由圣人组成的团体）的成员的信件。这两位通常被称为 M 和 K.H.，他们的名字是莫利亚 (Morya) 和库图米 (Kuthumi)。

他们的大部分书信目前收藏于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不过，最初这些书信是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当这些信件被捐给大英博物馆时，他们表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接受。首先，博物馆对信件感兴趣，是因为证道学学会在印度，以及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当然，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表示愿意接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收这些信件。首先是因为它们具有历史价值，其次，他们想弄清楚布拉瓦茨基夫人是否是这些信的作者。因为她曾被指控伪造这些信件，他们表示必须查看这些信，并取得布拉瓦茨基的笔迹样本，然后由他们自己的笔迹专家鉴定，判断这些信件是否出自她手，如果是她写的，那他们就不要了。他们进行了鉴定，并很确定布拉瓦茨基不可能写出这些信件，他们并没有说这些信是由圣人写的，但确认不是布拉瓦茨基写的，于是就接受了。

他们接收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无法解释，这些信上的墨水为何能嵌入纸张中？直到今天，也没人能解释这是如何做到的。关于这些神秘信件的更多信息，可参考杰弗里·A·巴博卡的著作《真师及其书信》（“The Mahatmas and their Letters” by G.Barborka），他详尽研究了这些信件书写过程中呈现的超自然现象。比如，据说真师常借助关键弟子的协助来“沉淀式”书写这些信件，用布拉瓦茨基夫人称作“心理电传”的方式。据布拉瓦茨基夫人说，真师与弟子之间在心理层面上存在某种电磁连接，当真师希望写信时，他会向选定的弟子发出讯号，并将他的思想以文字的形式，通过心灵感应传达给弟子。弟子将双手放在经过特殊处理的纸上，弟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传导媒介，使信息得以传递到纸上。

这种事情其实并不罕见，比如，你记一些笔记的时候，当你和对方的思想联系十分紧密时，你对那个人十分了解，你就会试图用对方可能会用的语言来表达。我用这个类比，是因为这种情况与真师有时通过弟子传递思想的过程相似，他们会在弟子的心念中植入一个想法表达：“我要传达的是这个意思”。然后由弟子——也就是门徒、学生，无论你怎么称呼，传统术语是“Chela”（亲教弟子），由他们来撰写这封信。当然，出错是可能的，因为弟子可能会想：“嗯，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稍作修改”或者“我认为换个说法可能更清晰些”，所以错误很容易就会混入其中。而这正是所谓“心理电传”的含义，即心与心之间的信息传递。

例如，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夫妻之间，常常会捕捉到对方心中的想法，即使对方并未开口说出来。好朋友之间也经常有这种现象，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根据巴博卡的说法，信息传到纸上的方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印入”纸中，另一种是“沉淀”在纸面上。巴博卡引用了一封1880年12月收到的真师信函，其中库图米提到了他信件的制造方式，信中写道：“请记住，我的这些信不是写出来的，是‘印入’或‘沉淀’的，然后再更正所有错误”。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问题在于，“印入”与“沉淀”这两个词，到底是同义词，指的是同一种过程，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巴博卡倾向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在他看来“印入”的字迹看起来像是嵌在纸张内部，而“沉淀”的字迹，虽然看起来与“印入”相似，但在细节上却有明显不同。与普通用钢笔或铅笔所写不同的是，“沉淀”的字的每一个字母、每一个词，都是由一系列非常细小的斜线组成，这些笔画看起来是在纸面之上，而不是嵌入纸张之中。巴博卡还指出，当“心理电传”发生错误时，比如在“印入”的信件中出现了问题，真师会用心灵力量，将错误的文字“抽离”纸张。然而，由于文字原本嵌入纸内，在原位置上会留下污痕。最后，正确的词或句子会被放置在这个污痕之上。不过，即使是更正后的文字，看起来仍像是嵌在纸中的。尽管有些人认为巴博卡分析过度，指出了难以验证的细节差异，但持怀疑论的学者依旧难以解释，这些信件是如何以正常的方式书写的。

大多数由莫利亚与库图米署名的信，无论是他们独立完成还是由弟子协助写成，都是寄给英国驻印报社编辑阿尔弗雷德·珀西·辛尼特的(A.P. Sinnett)。布拉瓦茨基和奥尔科特上校离开了美国前往印度，他们于1879年到达印度。辛尼特对通灵现象颇感兴趣。作为一个在印度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的主编，他知道这两位饶有兴趣的人物抵达孟买，俄罗斯人布拉瓦茨基与美国人奥尔科特，他便写信表达了会面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阿拉哈巴德与辛姆拉做客，辛尼特一家在辛姆拉有避暑别墅。

辛尼特是在“英属印度社群”中颇受尊敬的人物，而且文笔出众。真师在信中指示他要撰写这些经历，或是写出相关内容并发表，以表明这个“智慧传统”的存在，有一个远比当时的科学或普遍信仰所理解的，更为深奥的知识体系。由于他乐于发问，真师便视他为一个有用的传导者，姑且这么说，是可以接收信件的人，是在当时能够传达智慧传统内容的渠道。

虽然大部分信件来自库图米，但辛尼特先生也收到少量来自莫利亚的信件。莫利亚被认为是与布拉瓦茨基夫人关系最密切的真师之一，他的书写风格与库图米真师大不相同。库图米常用蓝色墨水，而莫利亚的信件则是常用红色墨水写成。莫利亚真师留下的信件数量并不多，他几乎总是用红墨水或红铅笔写信，但经过分析显示，如果你去看这些信件，签名大约出现了十五种不同颜色。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布拉瓦茨基夫人于 1873 年来到美国，并于 1874 年遇见奥尔科特上校。那时正在证道学学会创立初期，通灵现象盛行，其中有些是伪造的，也有些应该是真实的。布拉瓦茨基夫人说：“当然，现象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从一开始，就有人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印度的基督教传教士。要记住那个时代是传教活动高峰期，他们自然感到将印度基督教化的进程受到了威胁，因为出现了奥尔科特和布拉瓦茨基这样的两位人物，还有辛尼特以及许多支持他们的人，指出了印度古老传统的价值，并说：“不要丢掉这些传统，它们是珍贵的，做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和我们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样重要”。

就在这时，英国心灵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派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前往印度调查此事。证道学学会总部一些不满的前雇员与马德拉斯的基督教传教士联合起来，拿出一些偏颇的证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伪造证据，试图证明布拉瓦茨基是个骗子，并指称这些信是她写的。然而，长期研究证道学并非证道学学会成员的弗吉尼亚·汉森(Virginia Hanson)，对真师书信的背景做了详尽研究。在她的著作《真师与人》(Masters and men: The human story in The Mahatma letters)中，汉森指出，许多信件送达时，布拉瓦茨基夫人根本不在该地区，且不可能知道信中内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封信，是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在 1900 年收到的，那时布拉瓦茨基已去世九年，尽管有学者仍引用霍奇森报告，说这些真师书信是伪造的。

英国心灵研究会却对霍奇森报告提出严重质疑，并于 1986 年发表新报告，宣布布拉瓦茨基夫人被冤枉误判。这个案子由弗农·哈里森博士(Vernon Harrison)重新审理，他是皇家摄影学会前会长，也是伪造鉴定专家。他不仅指出霍奇森的结论带有偏见，忽视了对布拉瓦茨基有利的证据，还亲自对这些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注意到霍奇森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声称布拉瓦茨基的某些笔迹特征也出现在 K.H. 的字迹中。例如，霍奇森研究了布拉瓦茨基书写的字母 A、D、G、O 和 Q，发现她常在字母左侧留下一个小空隙，霍奇森将此称为“左侧空笔划”，并视为布拉瓦茨基造假的关键证据，因为，K.H. 的笔迹也有此特征。但哈里森博士指出，这种“左侧空笔划”并非布拉瓦茨基独有，马克·吐温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字迹中也可见类似特征。哈里森博士指出霍奇森报告存在以上问题及其他诸多问题，认为其中充斥着“明显的虚假”，并且无法证明对布拉瓦茨基的指控。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相信这个指控对布拉瓦茨基的打击很大，她一再被指控，而她自己某种程度上也容易被攻击。从某个角度来说，她并不在意。如果她觉得展示神通、制造现象有用，她就做。但有时她也会坚决拒绝。有些人专程来看她表演奇迹，她却什么都不做。例如英国的灵媒埃格林顿(Eglinton)来访时，大家期待她展示神通，她却完全拒绝，所以看起来像是在耍花招。但我认为她是在考验人：“你是追求奇迹现象本身，还是追求现象背后的道理？”

在致辛尼特的信中，真师尤其强调奇迹现象容易让人沉迷，这并非他们真正的目的。他们真正想传达的是理念、法则与秘义哲学。秘义哲学探讨进化过程，从物质的形成，到行星系统的形成，自然界诸界的演化，人类的出现与本质，以及未来的人类进化之路，因为我们尚未完成进化。因此，关于死后的生命，或更准确地说，两生之间的生命，也属于秘义哲学的探讨范畴。“请记住，因果显现有两个领域：客观领域与主观领域”，“物质的更稠密状态以客观形式显现，其结果便是每一次转世所形成的新的性格体，道德与灵性的活动，其结果则显现在‘天界’(Devachan)之中”。

《真师书信》广泛探讨了死后生命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出生”的意义。所谓出生，是意识穿上各种“外衣”，最明显的是肉体，还有其他承载思维与情感经验的意识工具，这就是出生的过程。死亡则是逐渐脱下这些暂时使用的外衣的过程，意识逐层从这些外壳中抽离。《真师书信》中的内容证实了传统观点，死亡绝非终结，而是意识专注点的转移。身体的死并不等于人停止存在，人会进入其他世界，在那里收获他此生所种下的果实。并在一个微妙世界中进入长时间的休憩，这被称为“天界”，随后，灵魂将再次投生。这个教义存在于多个宗教传统中，像《奥义书》(Upanishads)及其注疏中皆有描述。不过，那些教义大多是象征性与寓意性的，不易理解。而《真师书信》则以较为简单和现代的语言，解释了死后的状态、重生等课题，因此对人们理解这个过程很有助益。

“正是对上帝与诸神的信仰，使得三分之二的人类沦为少数人奴役的对象，而这些人以拯救世人之名，行欺骗之实。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人类摆脱这场噩梦，教导人们因美德自身而践行美德，在人生中依靠自己前行，而不是依赖神学的拐杖。
—— K.H.”

真师不鼓励信仰。真师明确表示，真师不希望人将宗教当成依赖的拐杖。这些信的作者，也就是真师们，自认为是佛陀的追随者。佛陀曾说：“不要因为某本书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被奉为经典就相信，或因为权威说了什么就盲目接受”。许多宗教中滋生了各种不良习俗，人们也都照单全收。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又如基督教传教士那种“必须拯救众生”的观念，哪怕是通過宗教裁判所这类手段。各种极端的信念都可能潜入宗教体系，而相信的人会无条件接受一切。

真师们希望我们能独立思考，主动探索，并不怕麻烦地追求真理。这种精神被学会创始人奥尔科特上校，用一句话总结出来，在 1875 年证道学学会创立典礼上他说：“我们寻求、探索，不无因拒绝，也不无证接受。我们是学生，不是导师”。他还强调：“哪怕是真师的权威也不应盲目依赖”。我常想起那句经典话语——“成为你自己的明灯”。我想，这正体现了真师的态度，他们绝不提倡盲信或盲从。

“如果不彻底了解阿卡西，它的组合与特性，科学又怎能指望解释这些现象呢？—— K.H.”。阿卡西是宇宙的根本材料，它最核心的特性是声音。一切皆为声音，共鸣与振动。万物彼此相连，这正是证道学世界观的基础。存在一个终极实相，它的排列组合，通过不同的宇宙展开，通过自然的每个层面，每个事物振动着。石头、植物、树木、动物，还有我们人类，都是同一生命的律动，所有的部分，本质上都是这个实相的一部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在生活中实践“天下皆兄弟”的博爱精神。

“现代科学是我们最好的盟友，即便我没有告诉你具体的操作方式，至少我已经向你表明，我们是以实验和推理为基础来建立我们的哲学体系的。—— M”。贯穿始终的核心是，人必须自己去探寻真理，所采用的方法与我们熟悉的科学方法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调查、实验、验证，尝试证明、印证所学教义，通过践行这些发现去验证真理，这完全可以从简单的练习做起。比如学习控制自己的思想，这样我们便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和奥义科学的关键区别是，主流科学依赖精密仪器进行更深的探索，而奥义科学依靠的是人内在能力的发展，直到他亲自证悟真理。

我认为，科学会越来越成为古老智慧的盟友，因为科学、哲学与宗教本质上都在追求真理。所谓真理，不仅是宇宙的客观事实，更是宇宙进程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目的。因此，布拉瓦茨基夫人称《秘密教义》为宗教、科学与哲学的综合。在过去，宗教、哲学和科学，曾被视为同一门学科的一部分，我认为将来它们也将再次融合。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们今天只能简单回顾与真师及其信件相关的部分迷人事件与人物，尽管真师书信的作者们给出了广泛的秘义哲学主题，但我们也许该思考，他们认为哪些教义内容对严肃的求道者最具价值？我尤其想到他们强调的——“天下皆兄弟”这一核心理念。至少有六次，甚至更多。

真师们曾明确指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天下皆兄弟的人类社会”。这种真正的普世兄弟情，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实践它的人，整个证道学学会的设立就是为了展现这一点，即全人类都有可能达成这种内在的意识状态，是一种觉醒的意识状态。因为，普世兄弟情不仅仅是头脑上的认同，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拥有他们的权利，远不止于此，那是对“万物一体生命”的觉醒。正如真师们所教导的那样，他们最关心的，始终是人类的福祉。而我感觉，这些真师书信让我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志愿、他们的理解、他们更宏大的愿景，产生了一种共鸣与连接。

“我希望能让你们深刻理解，我们并不希望你们向公众确凿地证明我们的存在。请明白，只要人们还有怀疑，就会有好奇和探寻，而探寻会激发思考，思考则孕育出努力。—— M”。